

白川靜

◎著 蘇冰 ◎译

常用字解

日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4294

JOUYOU JIKAI

by SHIRAKAWA, Shizuka

Copyright © 2003 SHIRAKAWA Shizu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HEIBONSHA LIMITED,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in simple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EIBONSHA LIMITED, PUBLISHERS, Japan through Dai Kou Sha Inc.

Illustration cooperators: HAYASHI Minao, MORI Shigeru, JOUDOI Tomok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用字解 / (日) 白川静著 ; 苏冰译 .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08-0670-4

I. ①常… II. ①白… ②苏… III. ①汉字—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4345 号

常用字解

作 者 (日) 白川静 著 苏冰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670-4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本凡例为译本之凡例，既包括作者所书写的编撰说明的翻译，也包括译者的补充。换言之，此凡例并非原书凡例的翻译，而是对译本的版式及行文等方面作的说明。

一、原书收日本《常用汉字表》汉字 1945 个，另收《常用汉字表》未收但需要加以解说的一字（“𡇗”），共 1946 个字。“働、峠、畑、匂、粹、込” 6 个字为日本造汉字，本译本将此 6 个字全部省略，释义对象为 1940 个汉字。

1940 个字据日语 50 音的顺序排列。本译本设有汉语拼音检字索引、笔画检字索引，附于书末，以便读者检索。

二、以下为正文的排列方式，

①行名→ア行

②字头→亞 (亜)



③字形演变→



象形，中国古代理葬王室、贵族成员的地下墓室的俯视图。正方形的四个角落剃掉之形。之所以要剃除墓室的四角，想来是因为四角若不予剃除^①，会潜藏恶灵。埋葬死者的葬仪以及祭奠亡灵仪式的司职者被称为“亞”。中国古代有势力的氏族中有从事亞职之人士，他们使用着一种亞字形的、中间写有氏族名的纹章。此种图形被称为“亞字形图形”。亚职者为从事圣职的神官，其地位仅次于族长，故“亞”含次之、第二之义。涂墙的白灰称“垩（垩）”，垩本义为涂抹墓室的天花板及四壁的白土。

④解说正文



⑤图示

亞字形图形

①行名 日语 50 音分为“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10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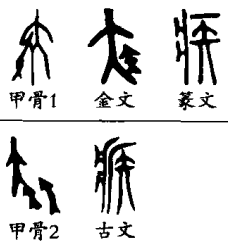
②字头 各字条开首所列汉字，上为汉字原形字，括号内为简体字。简体字用楷体表示。

原书中以日语汉字为释义对象，本译本按中国汉字（汉字原形、简化字）排列，日语汉字一概省略不列。

简体字（如“亚”、“鸟”等）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繁体字（如“亞”、“鳥”等）以《康熙字典》为据。需要指出，所谓繁体字准确地说是汉字原形，并非现今使用的繁体字。例如，简体字“纬”的繁体字现写作“緯”，而《康熙字典》写作“緯”，后者为本字典释义的对象，繁体字的笔画索引也以后者为准。

③字形演变 古文字资料为甲骨文（卜文）、金文以及《说文解字》所收籀文、古文、篆文的主要字形，按甲骨文、金文、古文、篆文的顺序排列，具体排列方式如右。

疾
(疾)



不过，也有未见古字的情况。

④解说正文 解说时，依据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进行字形分析解释。

引用文的出典大都变为现代汉语简化字，但使用简化字有可能影响对字源的正确理解时，保持旧字形原貌，原则上标明出典的书名及篇名。有时加入括号解释字义，如“《说文》_{三下}：史，从又（手）持中。”其中的“手”是著者对“又”加入的说明，但如果括号内的内容为一般常识，则予以省略，如“春秋（公元前 770 年—前 403 年）”。

本书的释义对象为汉字原形或曰繁体字，但整个译文为简体字，这意味着，整个译文必然出现繁体、简体混杂的现象。这也许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追求字形的统一，全文用繁体字翻译才是理想的方式，因为这大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字源的结构。例如，“唯”、“誰（谁）”、“進（进）”、“隻（只）”、“雙（双）”等字都含有字素“隹”，如果读繁体字，它们的相关性一目了然，但是变为简化字后，虽然“唯”、“谁”之间的相关性依然可以看到，但是不懂繁体字的人绝对看不出“进”、“只”、“双”之间有什么字

源上的联系。再如，“戰”为“單”（盾牌）与“戈”组合的会意字，二者都是兵器，所以可以“戰”，但简化为“战”以后，无法再看出盾牌的迹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必须设法保持汉字原形的原貌，为此，本译本必要时使用了繁体字（或曰汉字原形）。为了帮助不熟悉繁体字读者的理解，在繁体字后加入简化字，如“白灰称堊（堊）”。译者加入的简体字一概用楷书表示。原则上，括号内的简体字尽量少添。在同一字条内，简体字不重复加入，涉及读音关系的汉字原形后不加简体字。使用繁体字时，以词为单位，避免出现同一词内有繁简混杂的现象。

为了帮助理解，译者还在个别地方加入了甲骨文或金文字形，如“七”（𠂇）。因为不会因此篡改著者的本意，所以不一一加以注明，结果是，正文中的绝大部分甲骨文、金文为原有之物，个别为译者添加之物。

原文解说中关于汉字日语读音的辨析、说明等，一律予以省略，但关于日本古代文化的说明予以翻译。原文解说中关于汉字词汇的常见意义简释，大都予以省略不译。为了理解的方便，根据需要，解说部分有时略加增笔，但均属于意译处理的范围。

原文解说部分之后，附有“用例”。用例所收语汇，对中国读者来说多显简单，亦多有日语特有的用法，因此全部省略不译。同理，正文中关于汉字使用的日语用例也悉数省略不译，如“到着”、“程量”等。总之，原著是作者为日本读者撰写的字书，而本译本以中国读者为对象，译者只是希望各位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白川字源学的思想，没有让译本成为日语教材的打算。反过来说，原著谈及的汉语都是古代汉语，没有将现代汉语当作研究对象。中国也有《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此书与之毫无关联，亦请不要产生误会。

译者的任务是翻译原著，但遇到需要解释的专业术语、新词、日本文化习俗等情况时，为了避免出现理解的障碍，酌情加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原著无注。

⑤图示 必要时，插入图示。个别插图选自《人名字解》。

三、检字表、正文以外，本书收有著者的《编写说明》及译者的《导读》等辅助文字，希望有助于读者对白川字源学的理解。

导 读

关于白川学

白川静，日本著名汉字学者，日本福井县人，生于1910年4月，卒于2006年10月。生前任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白川静先生耗时30余年著成《字统》、《字训》、《字通》三大汉字字典^①，以精大博深的知识和对汉字起源的独特见解，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汉字阐释系统，世人称之为“白川学”。除了三大字书以外，还出版有《白川静著作集》12卷，《白川静著作集别卷》22卷，《白川静文字讲话》5卷，《桂东杂记》5卷等著作^②。白川学也包括研究日本文学的内容，但绝大部分都以古汉字、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神话为对象。在日本，他被誉为“现代最后的硕学”。可以肯定，在古汉字解读研究领域，白川静先生的成就可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诸位大师比肩。

汉字诞生于中国，但发现了汉字的真义的并非只有华人。白川学以崭新的

① 《字统》，1984年出版，收7000余字，16开，1107页。《字训》，1987年出版，16开，944页。《字通》，1996年出版，收9500余字，16开，2094页。

② 《白川静著作集》主要收有《诗经》、《金文的世界》、《孔子传》、《甲骨文的世界》、《甲骨金文学论集》、《中国的神话》、《汉字》、《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民俗》、《万叶集同中国思想》等。《白川静著作别集》收《说文新义》、《金文通释》。《白川静文字讲话》为汉字讲义，其讲座内容同时被拍摄成影像，收入DVD。《桂东杂记》收谈话、采访、一般文章等。此外，他还合著有若干著作，如《咒的思想——神与人之间》（白川静、梅原猛对谈录）等。

思路、锐利的眼光、博大的知识量对汉字成立原理原委的探源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青铜器、玉书、竹简木简的出土，殷墓的发掘等一系列考古发现，都是可以著于史书的勋绩，而这些考古素材不会自动向今人述说历史，必须通过对古文字的认读整理，特别是通过整合性的解析，才能发现汉字成立的过程，获得关于字源的正确理解。只有运用文化考古学的方法，掌握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知识，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才能破译汉字的原初构造。正如白川先生在《字统》引言中明确指出的，他的字书不是一般的字典，而是“字源的字书”、“语言史的字书”、“汉字文化的研究书”，即通过对殷周时代文化历史的把握，观察甲骨文、金文的构造，发现汉字字源的来龙去脉，重现汉字婴幼儿时的面貌。

在对《字统》、《字训》作了修订后，白川先生于2003年出版了《常用字解》。此书可视为《字统》的普及本。撰写字源字典的普及本，是因为著者对战后日本汉字教育的现状、日本民众的汉字教养的水准深感担忧。如《本书编写说明》所述，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在联合国军（驻日美军）的压力下，开始推行限制使用汉字、改造汉字的政策，加上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现代日语中，汉字的使用频率大幅度降低，来自欧美语言的外来语迅猛增多，还出现了废止汉字的呼声，整个民族的汉字教养水准不断下降，读不来汉字、写不出汉字的人越来越多，汉字的前途令人十分担忧，甚至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白川先生认为，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从孩子入手，因为只有在学记汉字的最初阶段掌握汉字的构成原理，才能理解得深，理解得正确，记得牢。为此，他撰写了这本以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读者为对象的简明字源字典。《常用字解》虽收字不足二千，但同样能够充分体现白川字源学的特点。

别致的视角

白川先生对汉字的理解与华人学者多有不同。对此，想必不少读者会觉得新鲜和陌生，也可能感到意外和费解。例如，本书封面的“𠂇”究竟是什么东西呢？“𠂇”不是什么纯粹的装帧设计的图案，而是汉字的一个部首，即“口”——“名、史、古、各、哀、合、加、吏、事、哭、命、品、器……”诸字的部件，但是，这个“口”不是大家认定的口腔之口，或曰与口腔之口毫



日语版《常用字解》封面

无关联。它是一种祭器或曰“祝咒之器”的象形字。这里，必须费些笔墨解释“祝咒”的涵义。在古汉语中，“祝”、“呪（咒）”二字相通，祝就是呪（咒），呪（咒）就是祝，本义都是祝告，即向神灵进行祷告。用白川先生的术语来说，殷代存在着一种“祝咒的文化”^①。殷人极其频繁地使用祭盒𠂔作为祝咒用器进行祝咒祷告。祷辞放入𠂔中，开始郑重虔诚的祷告。祝告者希望通过祷告给自己带来好处，同时给敌人带来不幸。“祝”或曰“咒”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护卫性的又是攻击性的，缺一不可。殷人的许多活动均与祭祀有关，与祝

告有关，与祝咒之器有关，因此许多字中出现了字素𠂔。经过多年研究，白川先生确信𠂔实为一种祝咒之器。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文字考古发现”之一，所以《常用字解》的封面装饰用了大大的“𠂔”。

相形之下，延循《说文解字》的传统，自古至今各种字源辞典都相信“名、史、古、各、哀、合、加、吏、事、哭、命、品、器……”中的“口”即口腔之口。在某种意义上，白川字源学是通过对《说文解字》批判和修正而发展起来的学说。时至如今，虽然仍有很多人对《说文》保持无条件的崇信，但白川学对《说文》持有怀疑的态度，时时予以甄别，必要时指出讹误，加以修正。（详见本书附录《本书编写说明》、《汉字的历史与〈说文解字〉》）。这里，以“告”字为例加以简单的对比。

① 日文的“呪の文化”一语本来也可以考虑直译为“咒的文化”，但是，现代汉语中，古代意义上的“祝（呪）”已经分化为“祝”、“咒”二字，前者是褒义性的，后者是贬义性的。不论是一概用“祝”还是用“咒”来对译，都可能产生重大误会，因此，为了传达著者的本意，用“祝咒”来翻译原著中的“呪”。同理，著者频繁使用“呪器”、“呪具”、“呪力”……一类的语汇，使用“祝器”、“祝具”、“祝力”来直译这些语汇，也是一种选择，但出于上述的理由，为了避免误会，采用了“祝咒之器”、“祝咒之具”、“祝咒之力”一类的译法。虽然可能有些繁冗，但是似乎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白川学

“告”义为人向神祷告

解说：“口”非口舌之口，乃祝咒之器^①，“告”形示祝咒之器^①上插入小树枝^①，义示向神进行祷告。

告

说文解字

“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

解说：“口”即口舌之口，口上为牛。为了避免牛触人，牛角上套着护角木。“告”示意牛为此向人诉说。

不难发现，《说文》之说极为牵强，牛哪里会向人诉告什么，即使古人需要造出表示告知之义的汉字，也没有必要非得蹩脚地使用牛的意象。显然，许慎当时并没有看懂“告”字的构成因由，勉强地作出了解释。然而，如果将“告”的下半理解为祭器^①，将“告”的本义理解为祷告而非告知，难题便迎刃而解。不仅“告”是这样，很多字都是如此。将“口”理解为口舌之口很难说通，好似走入了迷谷，但理解为祝咒之器^①后，登时豁然开朗。

关于方法论

白川学何以展开独特的思路呢？译者觉得，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白川学重视对甲骨文、金文的观察分析，试图找到汉字成立的原始根据。《说文解字》当然历史意义巨大，但其致命弱点在于许慎未能目睹甲骨文字、金文，只能依靠籀文、古文、篆字揣测。比较上面的甲骨文、金文与

① 古人进行祝咒祷告等巫术活动、祭祀活动时，常常手持小树枝上下左右摇动。小树枝既可用来祓除邪恶污秽，又可用于祈求福祉。这样的习俗现在仍见于很多保持古俗的民族中，包括在日本。

篆文之“告”可以发现，由于字形的演变，甲骨文、金文之“𠂔”形态清晰可见，与“口”差异明显，但到了篆文时代，“𠂔”上端两侧的突出部分逐渐显得暧昧，加上篆字笔画富于装饰性，再加上“𠂔”演变为口腔之“口”后，以“口”为部首的字越来越多（如“吸”、“吐”、“喉”等），未能观察甲骨文的许慎，将“告”字中的“𠂔”视作了口腔之口。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如今甲骨文、金文的考古发现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还存在着完全信赖《说文》的习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回到原点是科学地理解字源的必经途径。可以说，白川学顺应并引导了这一学术进化的趋势。

其次，在白川先生看来，殷商时代是神的世界，灵的世界，巫术的世界，存在着特征鲜明的祝咒文化。说到神灵，说到巫术，说到关于神的信仰，人们也许马上联想到现代宗教的存在方式。在现代宗教中，神是单一的，教义是固定的，教会有严格的组织和秩序，但是古代巫术型宗教完全不同。尽管殷代有更浓郁的宗教气氛，殷人有更强烈的巫术冲动，殷王朝的巫师、祭司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那时，祝咒活动的主角其实是芸芸众生，祝咒的仪礼仪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众人的心目中，天上有天帝高居，土中有土地神坐镇，稻秧中有稻神居身……天地间神无处不在。森林、沼池、巉岩是神喜爱的居所，飞云、鸟雀、霓虹都是神的化身。同时，除了神以外，处处存在着灵。有先祖之灵，有植物之灵，有动物之灵，有器物之灵，有言语之灵，有善灵，有恶灵……天地间灵无处不在。总之，现世的人的世界是短暂的，神和灵的世界才是永恒的。因此，通过祝告活动，可以得到神的欢心，获得神谕，甚至可以请神降临。通过祝告活动，可以打动灵，产生利己的效果，也可以用禁咒抵御恶灵以及外敌的侵扰。可以想见，在殷代，成千上万片龟甲兽骨上刻录着卜文，随时随地举行着祭祀仪礼，家家户户进行着祝告活动，到处洋溢着巫术气氛。所有这一切，这种祝咒文化传统成了汉字的DNA，从最初融入了汉字的结构之中。因此，如果要正确地理解汉字字源，必须理解殷人的世界观，必须重视祝咒文化、祝咒意识对汉字构成的决定性影响。《金枝》相信在宗教时代到来之前，首先开始的是巫术时代，那时，部族生活的一切都打上了巫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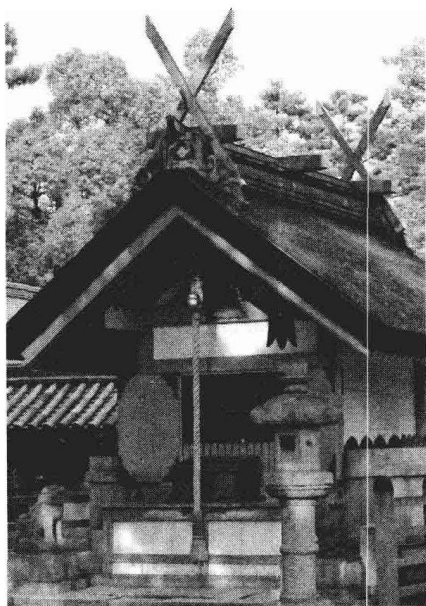
烙印。白川学的思路与《金枝》相当接近^①。相形之下，如果说许慎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做出了令人怀疑的解释，除了未能观察甲骨文字以外，另一重要原因是他戴着汉儒的有色眼镜。《说文解字》所操持的直观的态度、现实主义的思路，至今仍然对汉字研究界、广大读者有巨大影响。加上对先民的生产劳动生活的重视，人们似乎很少想过从理解祝咒文化、巫术活动的角度切入汉字的阐释。

再次，居住在加拿大的法国移民保留着法国古代文化的旧习，而这些旧习已然不见于如今的法国社会。移住到夏威夷、南美洲的日裔保存了日本故习，这些故习已经被当今的日本人忘却或舍弃。同样，古代创造而如今已然消失的一些中国传统习俗、巫术文化依然活在日本文化中。例如，现在每年日本的皇后都要参加“亲蚕”仪式，而天皇则是春天象征性地插秧，秋天象征性地收割稻谷，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亲耕”仪式。通过观察日本的文化现象，可以获得反观中国古代史脉的契机，发现巫术活动的原貌。如上面指出的关于𠂔的发现。在中国，𠂔早已消失，但在日本依然有类似于𠂔的祝咒故习的存留。正是观察到日本古俗的祭盒𠂔，白川先生悟到了许多汉字中的“口”其实是祝咒之器𠂔。再如，他通过分析日本古俗“真床袭衾”、“大尝会”，认为殷人同日本古人一样，均相信衣是传灵的媒介（详见正文“安、衣、依”诸字的解说）。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如本译本中多次提到的“修禊”、“田之舞”、“誓狩”等^②。这些不是细节方面的偶然巧合，而是基于一个重要假设——“我认为殷王朝与我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作为古代王权的殷王朝与日本的古代王权在性格上十分相近”^③，在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殷民族同日本民族之间存

① 郭沫若也说过：“殷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每卜必至多次。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冥、年辰的丰歉、时日的凶吉、用人用牲的多寡、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以请命于‘上帝’。”（《奴隶制时代》第2版第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可见关于殷代文化的祝告性特征，中国学者中也存在一定的共识。

② “禊”本指修禊、禊祭，即春秋两季于水边举行的祭事，目的是借流水之力祓除不洁不祥。这样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已然消失，但至今仍然可以在日本看到。日语中的“禊”既指特定之日举行的神事，又指带有若干宗教象征性的行动，用河水或海水洗身以涤除污秽、不祥、罪孽。译者认为日本之禊当与中国古代祭事习惯有关。“田之舞”详见正文“委、季、年”诸字解说，“誓狩”详见“应、拥、猎”诸字解说。

③ 白川静：《续文字讲话》第51、58页，平凡社2007年2月第1版。



大阪住吉大社一角



甲骨文

在着很多相同之处。白川先生认为发祥于大陆沿海地区的殷文化在很早时代就经由朝鲜半岛东渡扶桑。随着周民族的兴起等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大陆上殷民族的风俗礼仪已然消失，或是既无实物也无记载，或是虽有简略记载却不知其详，然而，一些习俗礼仪却在日本传承下来，加上日本古代史距今较近，“万世一系”的日本历史上又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频发的改朝换代、外族入主中原、帝制灭亡一类的巨变，因此，

不少日本古代风俗礼仪得以保存至今。这些风俗礼仪器物恰恰成了一面折射镜。借助这面镜子，可以间接地理解已然消失的殷商古俗古礼。这样，不仅有了诠释那些语焉不详的文献记载的旁证，而且能够一定程度地复原消逝全无的历史，解读甲骨文、金文时遇到的一些百思不解的难题也会登然而解。上面提到的“𠂔”、“修禊”等都是不错的例证。除此之外，“學”也是一例。“學”初文为“𠂔”，仅仅观察“𠂔”，不大容易理解其构成原理，但是如果看到了日本的“千木”式建筑，可以很快联想到“𠂔”是房顶上架有交叉木杆的建筑（参见“学、教、校”诸字的解说）。可以相信，这种间接溯源法对华人学者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

关于翻译出版的现状等

中华圈出版了很多汉字字源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的字源解释多与白川学不同。作为译者，不敢在此贸然地说是道非，评头品足。同样，关于白川学的一些假设，日本的研究界、读书界也有反对或怀疑的意见，甚而为此有过论争，译者也觉得双方意见都应认真听取。但无论如何，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肯定是

件好事。如果说白川学和进化论一样，问世之初被讥为奇谈怪论但后来成为公认的真理，也许为时尚早，但华人读者若不了解白川学的思路和视角，不论对中华文化圈来说还是对已故的白川先生来说，肯定都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数十年来，平凡社不断地推出白川静先生的著作，作为一名读者，在此表达谢意。此次仰仗九州出版社的支持，《常用字解》译本得以出版，九州出版社的眼力和胆识亦令人感到钦佩，作为译者，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

中华圈已经出版的白川静著作的译本有《甲骨文的世界》（台湾巨流图书公司）、《诗经的世界》（台湾三民书局）、《汉字第一卷》（厦门大学出版社）、《金文通释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据说，某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已经开始了《金文通释》7卷的翻译出版工作，相信不久即可问世。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白川学的翻译工作中，希望更多的译著可以早日面世，特别期望《字通》和《字训》的译本能够早日呈现给中华圈的广大读者。

译者 记于惠庭

2009年冬

本书编写说明

一、常用汉字表

二战后，日本的国语政策步入了限制汉字字数及其音训的歧途。将汉字使用限定在区区 1850 个字范围内，并限制汉字的读音，这样做极易对国民的言语活动产生全面的制约及影响，并会直接助长传统文化衰灭的趋势。如此举措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这本来在最初就是不难预见到的事。日本政府发布《当用汉字表》^①，已经过了五十余年，其结果有目共睹。古典被轻视，对文化传统的传承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原本用古典语咏读的短歌，现在大部分被标上了现代假名^②，这样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应该指出，对我国这样历史悠久、拥有众多优秀古典文化的民族来说，失去对历史和古典的理解能力，阻塞接受传统的渠道，是不能泰然置之的事态。

限制汉字使用的方向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汉字作为文字存在着功能

① 1946 年日本政府公布实施的《当用汉字表》大幅度限制汉字的字数和音训，要求避免使用 1850 个字以外的汉字，遇到表外汉字，一般用假名表示。当然，九年义务教育使用的国语课本中的汉字也基本上限于表中所收汉字。研究古典的人、对古代文化有兴趣的人，可以通过读书等多种方式掌握表外汉字，但仅仅掌握表中汉字是社会上的一般情况。另外，日本政府还制订了《人名用汉字别表》。最初仅收 92 个字，以后不断增补，现增至 985 个字。

②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的日语读音相当丰富，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地方发音不同。但是，《常用汉字》不仅大幅度限制汉字使用的字数，而且限制音训，将汉字发音简化为“音读”和“训读”两种，以至于出现了用现在常见的发音注读古诗的情况。当然，读出来的不是原初的读法。一言以蔽之，《常用汉字》的宗旨在于限制汉字使用、简化汉字的字形及读音。

上的局限，汉字的文献在当今时代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显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最初的限制汉字的举措是以内阁告示形式发布的《当用汉字表》，那是1946年11月的事。当时正值战败不久，占领日本的联合国军为了统治的方便，要日本政府要求限制、废止汉字。这是限制汉字使用的端由。换言之，这完全是为了便于统治而提出的要求，其中没有任何文化上的考虑。公布《当用汉字表》仅仅是因为日本政府接受了占领军的要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论起这样的政策，也不能说史无先例。越南被法国占领的19世纪，有过汉字被废止的先例，但那是越南沦为殖民地、被法国完全支配的时代发生的事。我国已度过了战后的五十余年，半个世纪多以来，现在的成人社会的大部分人接受的是战后的教育。1981年，政府以内阁告示形式公布了《常用汉字表》，取代了《当用汉字表》，字数增加了近百字，增至1945个字，^①但人们的汉字的知识一般来说不会超出常用汉字的范围。

二、关于新文字学

然而，过去的五十余年间，关于汉字的历史、文字学的知识见解，有了飞速的发展。这是因为1899年发现了汉字形成期的甲骨文资料，继而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殷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即所谓的金文，由此，人们看到了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字形的成立、演变的情况，关于汉字的知识骤然一变。许慎著于后汉时代的公元100年的字书《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长期以来被视为文字学的圣典，被当作字形学的基础，然而，他所依循的资料主要是篆文（秦代通用文字，亦称小篆）。篆文已然失去了汉字的原初形态，与甲骨文、金文字形相异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说文》_{十三上}称彝字形示用卅（双手）供奉米、系，但如右图所示，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为用双手将鸡翅膀扭住，义示扭住鸡翅膀后、采取鸡血、将鸡血涂在器物上，施以清拔，使之



篆文



金文



甲骨

① 为了适应社会汉字使用的现状，日本政府决定增补《常用字表》。经专家调研，2010年公布了追加方案。新增字196个，删除非常用字5个。结果是新常用字为2136个字。不过，目前仍处于最终审议阶段，尚未确定，但预计不久将会正式公布《新常用字表》。

可以用作祭器。显而易见，篆文的中间部分已经演变为“米”、“系”，而《说文》正是据此解析字义的。《说文》中，此类误释之例非常多，完全像是在猜字谜。从彝字的解释中可以发现，许慎未能见到古字形的甲骨文、金文，他用作解析材料的字形很多已经失去了最初形态，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是可靠的初文之形，而是缺乏对汉字成立时代的理解。换言之，缺乏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正确知识是导致错误地解释汉字构造的最大原因。

例如，“矢”通“誓”，《说文》_{五下}释“矢”为象形，但为何“矢”通“誓”，为何“知”、“智”含有字素“矢”，没有任何说明。再有，“矢”到达的地点为“至”，为何“屋”、“室”、“臺”以“至”为字素，《说文》也没有特别的解释，将三字归为同一系列，然后指出三者均有“至”的涵义，仅此而已。其实，“矢”乃起誓时用作象征物的圣器，“知”、“智”义为向神祈祷、起誓，“族”表示在氏族旗下举行起誓的仪式。“至”之所以出现于“屋”、“室”、“臺”等字中，是因为建设重要的建筑物前，先要射出神圣之矢，矢到达之地为神圣之地，在此地开始建筑。可见，应当基于古俗的知识理解这些字。同理，应当认为同一字素、同一字形具有相同涵义。这样考虑的话，就有可能用新的文字学体系取代《说文解字》，而甲骨文、金文等新的材料出现使之成为可能。

文字训诂（解释字义）古已有之，首先见于《说文》，此后亦见于汉代成书的《尔雅》、《释名》以及稍后成书的《广雅》、《玉篇》。本书的解说方法为，先对这些训诂内容加以必要的介绍，然后从字形学的角度考察此类训诂是否能够成立。“解说”的内容与笔者所著《字统》、《字通》并无不同，但为了使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易于理解，尽可能将解说写得平易简明。需要证明解说的内容时，也加入了一些古代用例，以表明文字与古典的关联。不过，避免过多地列举语汇、用例。基本方法是说明字义及用法，同时为了帮助理解，酌情加以必要的补充及引用。

三、解说的方法

《常用汉字表》的引言中写道：

《常用汉字表》是针对现代一般社会生活而制订的，不可能照顾到科学、技术、艺术以及个人汉字使用的宽广范围，对过去文献中使用的汉字也并未抱有否定的态度。

听起来好像说得在理，但是在很多方面制造了人为的障碍。此外，还有没有任何理由地随意改变字形的情况。比如，以“犬”为字素的汉字，有了以下的改变：

器→器 臭→臭 類→類 戾→戾^①

如上述字例所示，将犬变成了大（手足伸展站立之人的正面形），其结果是这些字都失去了原有的构成意义。再有：

害→害 告→告 舍→舍

毫无理由地改变导致文字本来的意义无法再得以体现。还有，就以“犬”为字素的字而论，上述诸字被改变，而“就”（其中的“尤”形示倒下之犬）、“伏”等字却没有改变，原形依旧。关于改定者的这些错误变易，至今也没有做出任何补救处理。拥有三千多年历史、天下公认的文字，就这样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随意篡改，这难道合适吗？

上边摘引的《常用汉字表》引言宣称，文字改定并不会影响古典、专门分野的汉字使用，但报纸等出版物大体墨循《常用汉字表》的规定，无法自由地使用汉字是当今的现状，以致当媒体纷纷报道“拉致事件”^②时，起初有的报刊上竟然出现了“ら致”^③的莫名其妙的写法。此外，人们引用《常用汉字表》公布实行以前的文章时，事实上也几乎全都受到《常用汉字表》的限制。也就是说，文字改定波及到了过去的文献。应当意识到，对古典文献随意进行篡改

① “器、臭、類、戾”诸字为日本汉字，或曰日本简化字。下面的“害、告、舍”亦同。

② “拉致”即绑架，读音为“らち”。冷战期间，朝鲜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潜入日本，绑架了一些日本人。2002年，朝鲜政府承认了绑架的事实，5位被绑架者及其家属得以返回日本，引起了广泛反响。

③ “拉致”是正确的汉字写法，但由于“拉”未被收入常用汉字，某些媒体用平假名“ら”代替了汉字“拉”，用“ら致”表示“拉致”。“ら致”一半假名一半汉字，显得不伦不类。“拉”是简单的汉字，因为媒体拘泥于《常用汉字表》，才生出了“ら致”的尴尬现象。著者举出此例，意在指出从《当用汉字表》到《常用汉字表》，限制汉字、用假名代替汉字的一贯思路已然产生了恶劣后果，放弃汉字、依赖假名的倾向日趋明显。